

看不见的房子

□公子兮

师大17号楼有8个楼道,每个楼道住着18户人,总共144户。我住在第1楼道第5层中间的那一个门里。

我不知道住在左边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住在右边的是什么人。因为我从没有见过他们,一次也没有。有几次在楼梯上遇见过几个人,一个穿长风衣的眼镜男,手里抱着书。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背蓝书包的孩子。还有一个穿运动裤的女人,手里提着两棵大白菜,很礼貌地侧身让我先走。我不知道他们是住在哪个房子里的住户,看样子都应该是师大的老师,年纪不轻,但也不是很老。也许这几个人里面就有我的左邻和右舍。

我只知道住在楼下的是个短头发的女人,有点胖,有点老。有一次回家,走到四楼我就拿出钥匙开门,开了半天,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孔,一推,门就大开了,原来是虚掩的。里面明晃晃地亮着灯,沙发上端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她的面孔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的眼神甚至很熟悉,就像镜子里我自己的眼神。我站在门口惊异了好久,门里是金黄的光亮而门外是黑漆漆的楼道。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时间的门,这个女人懒散的样子也许就是很多年后老了的我的模样。而她对我的出现也并不诧异,也许是开门的时候钥匙窸窸窣窣地响,她早就盯着门看,知道有个人要在这个时候进来。也许她就是专门坐在那里等我,平静地看着很多年前的自己,怀抱着书包天黑尽了才从图书馆回来。

那以后我在房间里擦地板,或搬动椅子的时候都尽可能地不发出一丁点响动,我存在于她的头顶之上,我怕我精力充沛的运动惊扰了她。我更怕自己有一天坠落下去,生活在她的四楼,哪里也去不了,只是端坐在沙发上,想一想过去,或者等着某一天门在天黑时突然打开,进来一个多年前的自己。

时间久了我发现这座楼里居住的人形成了一个自然生存般的规律,年纪老些的多住底层,年纪没那么老的住高层。其实高也高不到哪去,最高是6楼。但没有谁喜欢更上一层楼。一楼和二楼的人很少出门,除了扔垃圾,他们大多老得不喜欢走动。三楼

的会出去买菜,四楼有人遛狗和去操场快走。五楼有人上班。六楼,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有一次消防车开进学校,楼里的人以为有火情,都跑出来看,原来一幢楼里住着这么多的人,都是老师,退休的和没有退休的。消防车虚惊一场开走后他们一眨眼就隐进了自己看不见的房子里,好像这些人从来就不存在。

很长一段时间,我怀疑住在楼上的是个长着偶蹄类的老山羊。每天天没有亮,他就移动着蹄子,把我头顶的天花板当崖壁一样攀援,仿佛努力伸长了脖子要够一丛青草吃,而那一丛青草刚好就长在我枕头的上方。我总是担心天花板会被他敲敲打打的行走给踩破,突然悬下一只长毛的腿。直到有一天,我听见小提琴的声音,还好,是那种悠扬的,流水一般的声音,而不是撕破布的声音。琴声响了一个下午,直到天黑,它戛然而止,我才从最后一个停落的音符辨明了它来自楼上,就是我头顶上方的那个房间。但我弄不明白他是怎样用偶蹄类的手让小提琴的琴弦发出声音的。有一天早上,我听见那个房间响起了歌声,是咏叹调,声音不大,但是很抒情。看来楼上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懂音乐的人。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饭,返回的时候在楼梯上遇见一个人,三十多岁,瘦,高,苍白。我们在楼梯拐角相遇的时候,他止步,侧身,很绅士地做了个优美的手势,等我走过去了他才继续下楼,就在他脚步声响起第一下的时候,我听出了他就是住在我楼上的那只老山羊。我回过头朝楼梯下伸长了脖子努力地看他的脚,他穿在名牌裤子里的两条腿交替运动着,我怀疑那腿不会长着毛茸茸的卷毛,而他穿在蹭亮真皮鞋里的脚,会不会是分瓣的偶蹄类。否则,他怎么会发出那样的脚步声呢?一个平面的脚掌,怎么也不可能发出蹄子清脆的声音来的。

他消失之后,我感到很惊惧。想到他日日在我的头顶走来走去,拉琴,唱咏叹调,穿着西装出门。

住在左边的那一家,我没有看见过人,但我听说过他们的声音。每天早上洗漱的时候,在卫生间,通过粗大的下水管道的传递,我可以听见隔壁

的卫生间也正有人在洗漱。一个女的,声音比较细,嚤嚤嗡嗡的,似乎她长着蜜蜂的尖嘴。一个男的,很少听见他的声音,他偶然发出声音,会把下水管道震得瓮声瓮气。我基本听不清楚他们说的话,只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男人说,纸没有了,帮我把纸递过来。当时我正坐在马桶上,手里正拿着一卷纸。但是我没有动。隔了一会,男人又说了一遍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在对我说,我举着纸不知道该怎么办。隔着一堵不厚的墙,他那样坐在马桶上,我这样坐在马桶上,我们彼此看不见,我们以为有房屋隔着,有重重的门和墙壁隔着,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看见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准备出门,听见左邻的男人正开了门要下楼,我在门里站了几分钟,等他下了楼,出了楼道,我才开门往外走。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避开他。也许我不是为了避开他,我只是为了避开我自己。谁能说得清呢?

最后说说右舍,他家的门上挂着一个硕大的红色中国结,门上有猫眼,有门铃,我从没有看见过他们家的人进出,也没有听见过声音,但这不代表这户人不在家。我从他家门前路过的时候听见门里有狗叫的声音,好像是两条。看见过门口刚拎出来的垃圾袋,垃圾袋里有啃得干干净净的肉骨头。看来是一户爱吃肉骨头的人家。或者,这些肉骨头专门是为着狗买的,再或者,这个房子里根本只是住着两条狗而没有人?

一幢楼,有那么多看不见的房子,房子里有那么多看不见的人,我不可能一一描述。很多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当他们不出门,只是呆在屋里的时候,谁又能看见他们呢?但他们不出门,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不存在吧。

素满楼

素香楼

滋味素食 着心悦身

素满楼自助素食餐厅	素香楼自助素食餐厅
地址：高圳路2幢7号 (市府广场旁高圳大门进入左边停车场)	地址：龙川中路6-8号
电话：13758982788 682788	电话：13566714747 378026

铭记心怀

□应焕祺

我参军时正逢战火纷飞的时代,为了新中国南征北战,是我此生最大的骄傲。而在和平时期曾多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则让我永生铭记。

1950年1月,我入伍伊始,就跟随部队进军西藏,执行后勤补给运输任务,解放了原西康省省会雅安。由于该省山高、林密、路险,当时公路狭窄,有的地段,只允许一辆卡车单独通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那时的西康人烟稀少,在运输途中,只有偶尔驮茶的马帮列队缓缓而行。行军途中,听部队首长讲

1927-2017

建军90周年

征文选登

市人武部 市党史办 市民政局
市新四军研究会 永康日报社
联合主办

述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的真实故事,最受鼓舞。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3月,我在西征途中接到上级命令,随即辗转奔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有次在前线挖坑道时,突然遭到敌机疯狂俯冲袭击的瞬间,我临危不乱,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首长的安全,受到组织的嘉奖。在那硝烟弥漫,今天活着,明日就可能要开追悼会的岁月,我每天肩负卡宾枪,腰挎木壳枪,不仅要时刻注意敌机狂轰滥炸,还要时刻准备着投入到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战斗之中。在朝期间我曾多次立功受奖,至今还珍藏着三枚军功章。

1955年,我在旅大警备区任职,接收苏军驻守旅顺口的防务,随后担负建设沿海钢铁长城工事的光荣任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幸运地选调到驻京某部执行国防建设。在京十多年的时间里,曾幸福地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聆听过罗瑞卿大将的访朝报告,观看过‘东方红’大型歌剧演出,多次在总后礼堂与陈毅副总理等领导一起观赏山东话剧团演出的《秋收之后》和湖南花鼓戏,还参与过国庆28周年的天安门游行和首都群众联欢等活动。这些难能可贵的荣耀,让我深感骄傲和自豪,终身难以忘怀。

在当年上级按照毛主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和‘全民皆兵’的指示,单位组织干部赴北京外贸学校,对该校全体师生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军事训练,协助地方担任军队表,还有随解放军通信兵部组织的社教工作团,远赴宁夏中宁县,以及参加北京市的地方经济建设等。这些非同寻常的经历,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军旅生涯中的光辉一页。

当年历尽艰辛,为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的安宁,无私奉献了青春年华,我感到无比光彩。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在陈亮墓园 (外一首)

□陈星光

先生的傲骨,不一定埋在
这里的青山
但肯定留下了灵魂
在故园

我前来拜谒——
八百多年啦,也只是
更换了几个朝代

一介布衣心忧天下
壮怀激烈
狂傲的血
已几近干涸
只有紧蹙的眉头
和孤独一脉相传

抓一把坟前的泥土
仍是你胸中的块垒哪

离你不远的桥下小学
那些孩子
真能读懂你的辞章?
鸟被允许以一种音调歌唱
抱紧了翅膀

唯青山常在
我的沉默
一块越来越瘦的骨头
开不出花来

康桥听水问禅

向菩萨献上一枝花
什么时候我也有一张
淡然微笑的脸?

梵音飞旋
宛若宁静
伏在佛前的石桌上做个梦
掸掉心中的灰尘?

薄薄的阳光像梦的翅膀
抬头看见一面湖水

渺小的我普度不了众生
就爱山川草木
和身边的几个人

剩下后半生,不抽出利刃
双手合什,向佛弯下腰身

在康桥的流水里
濯洗自己的羽毛
尚且纯净

看星星闪烁
哪一颗是陈亮的眼睛
与我遥遥对应?

夜已深
命运的琴弦弹奏不停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